

书香常相伴 日子有滋味



刘朴

白天挥锄头，晚上握笔头

刘朴 宁夏西吉

我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杨河村，村子四周全是山，一道道沟壑纵横其间。过去，我没想到村里也能办起“书院”。

15岁那年，史静波先生回到家乡，在自家老宅上建起了木兰书院。起初我不太理解：在村里建一座书院，真的会有人来吗？可后来发现，乡亲们对文学的热情，比我想象的高得多。

这几年，我看着书院从几间老屋，变成灰砖红瓦的院落。门前有一副楹联：“老林出硕果，深山有幽兰。”

书院里有农民作家创作基地，还陆续建起了西海固文学教育馆、诗人墙、非遗园和农耕文化墙。后来，书院又添了文学图书室、创作室和直播间，全部面向乡土创作者免费开放，成了农民作家、乡村教师和文学爱好者交流的地方。

每到寒暑假，书院里格外热闹。村里的孩子跑进图书室，抱着儿童文学和绘本安静阅读；农民则白天挥锄头、晚上握笔头，在书院里吟诗作文。每每看到这些，我都很感动。

受木兰书院影响，我也渐渐有了当老师的念头。我看到了文学给村子带来的变化，也明白了读书对一个农村孩子意味着什么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选择了英语（师范）专业。我想成为一名教师，把西海固的文学故事讲给孩子们听，让他们多读书，将来做有文化、有底气的人。

大学期间，我参加过多场英语演讲比赛，常讲到西海固的文学故事。后来，我构思并拍摄了英文短视频《让乡土文学数字化》，采访了史静波先生，记录下农民作家们在书院参加端午诗会的情景。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家乡，了解木兰书院。

木兰书院也改变了杨河村。和几年前相比，村里的家长们更重视孩子的教育，愿意让孩子多读书。我的父母还建起了“东坡书舍”，名字取自苏轼，也寄托着耕读传家的心愿。

今年6月，我已从大学毕业，成为一名英语教师。往后，我想给更多孩子讲西海固的文学与故事，把家乡的故事带到更远的地方。

（本报记者 焦思雨采访整理）



郑森森

不管多晚，还有一盏灯

郑森森 海南海口

我今年25岁，在海口上班，业余时间备考。对我来说，最难的不是刷题背书，而是找一个能安静坐下来的地方。

家里虽有书桌，可客厅的电视声、邻居断断续续的琴声，总让人静不下心。我去海南省图书馆自习过，但那里晚上8点半闭馆——等我6点下班赶过去，能坐下来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，心里难免有些着急。

后来同事告诉我，省图书馆西楼一层有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，刷身份证就能进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一次，从此成了那里的“常客”。

第一次走进去，我就喜欢上了这里：空间比想象中宽敞，100多个座位，其中28个是用隔板隔开的独立座位，每个座位都有阅读灯和充电口。现在，主楼晚上8点半一闭馆，我就转到西楼一层，刷身份证进去，挑几本书，找个独立座位，隔板一挡，耳机一戴，就能专心看复习资料。有时学到凌晨一两点，抬头一看，屋里还坐着不少人，有人在刷题，有人听网课，互不打扰。看到深夜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起用功，心里很踏实。

借书没有时间束缚，对我来说尤其方便。白天抽空在手机上查好书目，晚上到自助借还机前刷一下身份证，十几秒就办好；看完了顺路还到24小时还书处。有一次，我深夜读完一本《西方哲学史》，当场就还了，第二天晚上又借了本新的，不用找工作人员，自己就能办妥。后来碰到哲学的相关考题，理解起来也容易了些。这是读这本书的意外收获。

听工作人员介绍，这里是2024年世界读书日开放的，无人值守，借阅免费。几个同事听了我的推荐，也来这里读书。现在下了班，我们常相约一起来。

现在，我每天最期待的，就是晚上去那个小空间坐一会儿。想到这里随时有地方读书，我就觉得安心：不管多晚、多累，刷一下身份证，灯是亮的，桌子是干净的，书就在那里。

（本报记者 孙海天采访整理）



周新贵（右）

退休后，反倒忙起来

周新贵 安徽池州

安徽省池州市，池口社区最有名的就是老贵池茶厂。父亲以前就在茶厂工作。我退伍后，也进了厂。那时候，这条街上还有百货仓库、粮站、面粉厂和豆腐店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特别热闹。后来厂房老了，店也关了，这一片渐渐冷清了。我和老伴退休后，没事只能待在家里，或者绕着“老墙根”散散步，感觉总是空落落的。

直到两年前，社区打算在小区附近建一所综合文化服务中心，提前询问居民的意见，把我们想要的一记下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高兴，老地方终于盼来了新动静。2024年10月，服务中心建成投用，果然没让我们失望。

三层高的小楼，外表整洁，里面更是“五脏俱全”。一楼有“身邻其境”图书观影室、“有客莅邻”茶咖吧、“童心伴邻”儿童活动室；二楼有“天涯若比邻”多功能室，好多集体活动都在那里办；三楼还有书画室、琴棋室、科普活动室，以及露天休闲平台。老人孩子，都能找到喜欢待的地方。

现在只要得了空，大家都爱来这里坐坐。或是聚在一起喝茶闲聊，或是摆几盘棋切磋切磋，或是跟着社区志愿者上兴趣课，活动一多，有时还真“忙”不过来。我和老伴最常待的就是“身邻其境”，一起看书，惬意得很。两个孙子则喜欢在“邻憩小屋”自习，说这里氛围好，学累了还能参加别的活动，放松放松。到了节假日，游客也会来这里逛逛。

我的老伴是福建泉州人。她总说，在池州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这里比家乡更亲切。亲眼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变样，更觉得现在的日子好。以前是我们到处找休闲的地方、找服务，现在是各种“好东西”都送到“家门口”。抬脚就到、免费进门，老池口人的日子，越来越有新意，越过越有滋味。

在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有“微光聚力 睦邻池口”8个字。我想，这栋小楼，可不就是照进我们生活里的光。

（本报记者 李俊杰采访整理）



米尔扎提·阿迪力

出门几步，有了好去处

米尔扎提·阿迪力 新疆巴楚

今年7月，我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，回到家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巴楚镇准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。回乡备考让我踏实，可要找个清静的地方读书，并不容易。家里人来人往，思绪容易被打断。

正为此发愁，朋友告诉我，离家不远的胡杨书院很适合自习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，一进门就眼前一亮，这里读书、自习的条件，不比我大学的图书馆差。

听书院工作人员介绍，胡杨书院是上海援疆文化润疆重点项目，2024年完成建设。改造之前，老图书馆面积不足300平方米。如今这栋三层楼房，建筑面积四千五百多平方米，读书的地方宽敞了许多。

书院不同区域各有用途，有综合阅览区、图书借阅室、电子阅览区，还有少儿阅读区、老龄阅览区、视障阅览区，最多可同时容纳500人阅读学习。馆内藏书丰富，年轻人能找到参考书，农牧民老人可以查阅农技资料，小朋友也有绘本可看。最让人暖心的是，书院免费向所有人开放，谁都可以进来读书、查阅资料。

书院不只是安静自习的地方。读书分享会、农牧民技能宣讲、少儿公益阅读、书法绘画体验，这些活动一场接着一场。中秋前后，书院门前举办节日活动，诗歌朗诵、趣味小游戏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。孩子们玩得开心，也慢慢愿意翻开书本。学习间隙抬头，我总能看见老人戴着眼镜细细翻书，孩子趴在桌边画画，邻里借着读书的机会闲谈。放在几年前，闲暇时大家常常不知道去哪里；现在出门走几步，就有了读书的好去处。

对我来说，走上几分钟，就能到胡杨书院。不用花钱，坐下来就能安心读书学习。以前看书“没处去”，如今“出门见书香”。这座上海援疆与本地携手建起的书院，让我和一同备考的伙伴在家门口有了“精神驿站”。

（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采访整理）



黄海丽

在这里，脚步慢下来

黄海丽 广西南宁

2022年，我第一次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州书院，就觉得“有点不一样”。后来，我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平时带孩子来借书、参加活动，自己来办公、学习，一周能来两三次。一次次来，是因为这里不只是借书和阅读的地方，也让我放慢脚步，歇一歇。

城市生活节奏快，工作、家庭，各种事情挤在一起。走进书院，车流和嘈杂似乎一下远了。绿植、木质座椅，还有东盟书房、非遗书房等主题空间，让人愿意坐下来读书。有的书房不大，却很安静，窗外有山有水。读累了，抬头看看风景，心也跟着松下来。

网上的信息很多，但阅读纸质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纸张摸得到，一页页翻过去，人也更容易静下心来。孩子可以在这里找到成套的经典名著和青少年读物。家里买书住往比较零散，在书院却能一套一套地借着读。

非遗书房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。以前总觉得对广西的文化很熟悉，走进这里才发现，广西东西南北风俗各异，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。山水、气候和生活环境不同，各地的文化也各有特点。原来，离自己最近的家乡文化，也值得慢慢读。

更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和孩子一起参加活动。我们在这里做过糖画、香囊、学过插花。孩子动手，我也跟着一起做，书本里的文化，就这样变成了可以触摸、可以参与的生活。

邕州书院的“小而美”，我很喜欢。“小”，是让人在喧闹的城市里拥有一处可以停下来的地方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；“美”，不只是绿植、木椅、山水，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，是大家一起读书、互不打扰的那份安静。

有时也会遇到专门来拍照“打卡”的人。拍完以后，他们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坐下来翻几页书。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需要大声说出来，一个空间、一盏灯、一排书架，甚至窗外的风景，都可能让人不知不觉“慢”下来。

（本报记者 李维俊采访整理）



「故事妈妈」带领孩子们一起进行绘画创作。

读着故事，我敢开口了

冯梦皓 内蒙古通辽

我今年12岁，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努古斯台镇上小学五年级。我还有一个弟弟，也在镇里上小学。

上小学之前，我们准花灯嘎查（嘎查，蒙古语意为村）里没什么娱乐活动，也没什么书可读，我的课余时间基本就两件事：要么在外面玩，要么在家玩手机。爸爸妈妈担心我用手机时间长了伤眼睛，总会限制时间；又不放心我们出院子跑着玩，小伙伴很难聚在一起。那时候，弟弟还没上幼儿园，我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，日子有些单调。

后来，听说镇上组建的“故事妈妈”巾帼志愿服务队，要来准花灯嘎查的草原书屋开故事会，妈妈特别高兴，带着我和弟弟报名参加。我记得那天，努古斯台镇副镇长赵宇坤阿姨抱来好多绘本，堆了一桌子。她翻开一本《情绪小怪兽》，耐心地讲了起来，我一下子被故事吸引了，没想到连平时最调皮的孩子也听得入神。大家还积极交流、回答问题，屋里不时传来欢笑声。原来，不光上学能和小伙伴见面，读故事也能让大家聚在一起。

从那以后，每周四、周六的“故事妈妈”活动，我和弟弟基本不会缺席。回家后，我们还学着“故事妈妈”的样子给家人讲故事。

最近，活动更多了：亲子绘本共读、儿童节主题活动，还有非遗体验等外出研学。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一次亲子阅读比赛，我和妈妈一起读书，还要说说书里讲了什么、表达了怎样的感情。和妈妈一起读书，让我觉得特别快乐。

以前的我不太擅长表达，现在开朗了不少。每次“故事妈妈”提问，我就把手举得高高的。答对了，心里特别高兴；答不上来，回家就把那本书再翻一遍。一次一次举手，一次一次开口，我慢慢变得敢说话了。这学期，我还当上了学校的小主持人，拿着话筒站在台上，也不怎么慌。

现在只要草原书屋开门，我就喜欢往那儿跑，看看又到了什么新书。我还想把读到的故事讲给家人听，讲给更多人听。

（本报记者 李祉瑶采访整理）

本版照片除署名外，均由受访者提供